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五十

叱列延慶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淵

賀拔允

弟勝
弟岳

侯莫陳悅

念 賢

梁 覽

雷 紹

毛 選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父惠行太原太守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爾朱榮引為太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及北海王顥內逼從孝莊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天間帝亦賞

遇之賞謂侍臣曰為人臣須忠實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欲歸之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榮死瑞與爾朱世隆俱北走以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爾朱天光擁衆闖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

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世隆

魏書曰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

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恭

穆

叱列延慶

內入諸姓有叱羅氏叱奴氏俱見前又有叱利氏孝文改利氏叱呂氏孝文改呂氏叱門氏孝文改門氏叱干氏孝文改薛氏叱盧氏孝文改祝氏獨叱列一

姓不見魏書官氏志何也

代西部人世為首帥延慶娶爾朱世隆姊故被爾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孝莊遇弑遂學兵心義世隆白節閭詔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討之淵以靈助善戰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闕拒渝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視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訛言西歸靈助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

襲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
遂破擒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度石濟仲
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以為
中軍大都督帝西遷齊神武誅之

魏書曰延慶以黨于權佞被誅權佞指孝武左右此
魏收黨齊毀魏語北史削之為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
一名敦孝明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

將家授爾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樞性佞巧甚得榮心

史糾曰魏收於魏書斯傳曲詆之媚高歡也北史削去好亂樂禍之辭猶存佞巧反覆等語天下有如是之人而能辭店受牛留心軍國者耶李氏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於列傳舊文或芟削或濫存其中玉石自辨

軍事密謀頗亦闢預孝莊初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刺

史東徐州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
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
司空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爾朱兆入洛椿復背
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傳其死問椿請減已
階增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
楊州刺史椿以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爾朱世
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爾朱天光救得免反世

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偕和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
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爾
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
一方令俱擒為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椿曰易致耳乃
說世隆退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為都
督賈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

魏書爾朱世隆傳曰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
騎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納之椿未得入城詭說叔

淵曰天光部下皆西人聞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納我為備叔淵信而納之

椿入北京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稚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閭闈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爾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 武入洛椿謂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

高歡初至圍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昔懷曾荷兄恩意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父兄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覆意常不安

魏書曰齊獻武王入洛頓邙山爾朱仲遠帳下都督

齊寧張子期自滑臺來降王責之曰汝等事仲遠盟契甚重前仲遠自徐構送汝為戎首令仲遠走汝復背之於臣節不忠於事人無信誠犬馬不如遂斬之

卷一百三十一
椿由是不安

遂密勸孝武置閩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置閩
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
令號部曲別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軍謀朝
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伐齊神武帝從
之

魏書曰帝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
服與椿臨閩獻武王因舉兵向洛名曰誅椿詳見神

武紀

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若渡河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遂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闕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闕

魏書曰椿懼已不免復假說遊聲以劫費帝帝信之
遂入闕時高歡以舉兵向洛收此言誰欺耶

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司徒太保仍尚書
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駟清路遷
太傅卒年四十三

魏書曰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干時敗國朝野皆仇
疾之愚按魏收此言不過以椿欲圖高歡遂肆詆
訶觀椿勸帝渡河襲歡智符宇文豈碌碌者哉北史

增刑處殊得其平善乎史斛曰與齊異軌定稱逆謀
投身西魏咸曰不才此魏書大病其斛斯之謂耶凡
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史官隨時俯仰
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須留忌諱
歷代皆然不獨伯起氏賀拔兄弟無令狐周書幾為
收掩讀史者於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無徒依史官
生活也

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

畧監護喪事贈大司馬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
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文宣祭以太牢給輶輶車及奚駕
臨渭陽止綿慟哭帝常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
國家未平不可與民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饗軍士
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為齊神武所殺三
子入闕徵字士亮

周書曰徵幼聰慧五歲誦孝經周易

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

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
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
博采遺逸稽諸曲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鎛于
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鎛于
也衆弗信徵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
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內
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治經有授法詔令授
諸皇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

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
中大夫行內司仍攝樂部尋轉小宗伯兼太子少傅宣
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
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
禮七月竟不許帝之為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
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
夫甚委任之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
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

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詳一笙十六
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
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
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譴以殃故舜
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
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
神禍福所基盛衰悠繫安可不懼哉按譯之所為不師
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

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增
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外不須加造則
樂之損益豈繫于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
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否
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况作乎鄭譯曰既云
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遂依譯議譯因此
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
位師傅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下徵於獄

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
平被捶百數中無所言徵既出匿人家後遇赦得免然
猶坐除名隋文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
撰樂書開皇四年卒初隋文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
第弔之久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帝以
此恨之至是詔所司諡之曰閻徵所撰樂典十卷凡恢
散騎常侍子政嗣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
儀同甚為楊數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

玄感兄弟俱與交遼東之後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
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
理玄感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
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
政鎬至京師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術以政賊臣逆
子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將出金光門縛於柱公卿百
寮並親擊射鬻其肉多有啖者俟者或啖之至飽然後
烹焚楊其骨灰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入浮河而下達秀容為爾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榮誅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爾朱度律寺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爾朱氏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弟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孝武入關後顯智通於

齊神武帝怒賜顯度死智字顯皆少有膽決以軍功

魏書曰郢州刺史元顯達南叛智勒城中不叛者與顯達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征邢杲臨陣流矢中胸戰不已元顯入洛與爾朱兆先渡河破顯軍

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爾朱仲遠刺史徐州智隸仲遠赴彭城爾朱榮誅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

魏書曰智擁部不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

孝莊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聞其乖背議欲殺之

智兄顯度先為爾朱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後進
爵為公隨爾朱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解斯椿謀
誅爾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
孝武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
害徵還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遂
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下初赴晉陽智去
就多端後坐事免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變曾徙代父興平城鎮

長史歸義侯子鵠逢此鎮擾亂南至并州爾朱榮引為
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
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
史永安二年兼尚書行臺政有都信尋徵授督官尚書
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封西陽郡公尚書
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榮在晉陽京師之
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不解官後出為殷州刺史
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

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同寇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孝莊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沒郡聞爾朱兆入洛乃渡河見爾朱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摠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

魏書曰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過還
燕子鵠引兵追蹤樹又背城為陣子鵠勒兵直赴城
下縱騎衝突樹大敗

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城還魏許之及樹衆半
出子鵠擊破之擒樹及梁燕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
尚書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厯人間採
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義子鵠責讓穆
并數其罪狀皆引伏州內震悚孝武入闕子鵠據城西

應

魏書曰子鵠據城為逆意以從君為逆此史所以穢也

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攻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降

侯淵

內入諸姓胡古口引氏孝文改侯氏

神武尖山人幾嘗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爾朱榮途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孝莊即位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師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遇賊帥陳州馬步萬餘

魏書曰淵遂設伏以乘其背

大破之斬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入城左右諫不可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卒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追擒之以功賜爵為侯尋刺史平州仍鎮范陽及榮誅大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薦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

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長廣王尋立授淵儀
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節閔立仍加開府後隨
爾朱兆拒齊神武及帝入關敗走淵後從神武破爾朱
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末淵於兗州刺史
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
遣使通誠神武乃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
州刺史淵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
淵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歛行達廣里

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
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
州人豈不能閉門待卿也淵乃復還還始歸其部曲而

貴平自以解斯椿黨

貴平以元氏宗室不背孝武以附高歡何云解斯椿
黨此魏書黨齊之筆北史何以不改

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

輕騎夜趨青州

魏書載淵詐餽狼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人信之棄城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暮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至此頗知侯公竟在何所城人恍懼

城人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潞夜襲青州南

郭勣前廷尉卿崔光昭以惑人心攻掠郡縣其部下督
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
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

內入諸姓賀拔氏孝文改何氏不知何以復舊
字可泥神武尖山人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
魏初為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州因家
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

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壞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並為賊箇度拔乃與周德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壞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畧初度拔死兄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爾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

待之甚厚永安中封壽陽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
三司兼侍中使柔然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
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
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及入洛進爵為王轉太
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
深相忌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帝又委
岳兄勝心腹之計

資治通鑑曰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

岳遇害虎奔荊州說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
泰代岳統軍自荊州赴之至閩鄉為高勸別將所獲
送洛陽魏孝武方謀取關中得虎大喜拜衛將軍厚
賜之使就泰愚按虎以唐祖列名八柱國而寂寂無
傳聊附其事於此

神武重舊尤全獲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
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
之贈大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施興和末齊神武並名

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兄弟勝子破胡
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瓊圍
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被圍經年外援不
至勝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
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
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或以懷朔被圍急

周書載勝為或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帝室藩
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惟敵是求今乃頓兵不

進若懷朔陷則武川亦危逆賊因茲銳氣百倍誰為

大王用者

或以勝辭義懇至許出師還令報命乃復功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齒尋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

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
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寇恒州城中人應之勝與
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爾朱榮榮與肆州
刺史尉慶竊構隙引岳攻肆州陷之榮得勝大悅曰吾
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
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
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若得効力以報知己是所願也
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

以預定策立孝莊功封易陽縣伯後從元天穆北征
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
大都督鎮中山樓讐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北海王顥入
洛榮徵勝使與爾朱兆自砍石渡大破顥軍擒其子冠
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誅勝與田怡等奔
赴榮第時宮殿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
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族不多何自輕乃
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讐君

之義遂勒所部還都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
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先護討之為先護
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復休息俄仲遠兵至與戰不利
降之復與爾朱兆同謀立節閔以功拜右衛將軍及爾
朱氏將攻齊神武勝時從爾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
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諸兆營和之反為
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瓊
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

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瓊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先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近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擊之度律惡兆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見其攜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

律軍因此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
中孝武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
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
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溫為丘墟

魏書曰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達戍克之又使人誘
降蠻王問道期衍雍州刺史遣兵擊道期為道期所
敗漢南大駭勝又遣兵攻均口及馮翊安定沔陽鄧
陽城並平之

梁武教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問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瑯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入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闕又令府長史元頫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闕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擒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入郢誕執元頫引東魏師

師

本史據稱齊師非是今正之

神武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失奔
梁在南三年梁武遇之甚厚勝乞師討齊神武既不果
乃求還梁武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後每執弓矢見
鳥獸南回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
謝罪魏文帝握勝手歎歎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渡
漢晉皆然事乃闕天非公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擒竇
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擒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

沙苑退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後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璧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周文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

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卒於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死之日惟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魏書曰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沒賊中愚按魏書所謂賊指西魏也此黨高氏之言皆不足據

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晏昆明池時有雙鳬遊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貞獻明

帝二年以勝配享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岳
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
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
城射之射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
與兄勝俱鎮恒州陷投爾朱榮榮以都督每居帳下與
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
岳曰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

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古人云言發不俟
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大夫
之志也未幾孝明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
卒二千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
決岳乃從容致諫

周書載岳諫曰將軍首舉義兵共誅奸逆功勤未立
遂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

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

榮破葛榮平北海王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
方俟醜奴僭稱天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
兄勝曰醜奴足為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
定恐讒懇復生乃請爾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
大悅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
大都督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左廂大都督並為
天光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
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

周書戴岳曰蜀賊草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
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

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威大震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
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忤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攻
圍趙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
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
國威菩薩自言強盛驕甚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
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

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
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
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餘里
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騎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
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
伏兵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
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悉投馬俄齒三千人馬亦
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

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
非征討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以為實分遣
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綱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
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
柵拔之禽元進自餘諸所俘執皆放之餘諸柵悉降醜
奴欲向高平乃輕騎追醜奴及於平涼之長阤一戰擒
之高平城中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
牛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

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
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具戰並擒之餘衆皆
降悉阨之三秦河渭爪涼鄯州咸來歸欵賊帥夏州人
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
居多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
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開府儀同三司
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
人不順詔岳助侯莫陳悅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

史大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

周書載岳言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若骨肉猜二圖存不暇安能制人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克敵退可自全

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

周書周惠達傳曰岳嘗遣從事中郎周惠達至洛陳
岳有誠節惟以憂國定亂為事孝武甚嘉之及還具
白岳岳曰人生于天受命于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
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我心

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寄岳岳

懼

周書曰齊神武忌岳功名岳懼

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

託以牧馬原州為自安計先是費也頭方俟受洛干鐵
勒解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
是皆歛附夏秦南秦河渭泗州刺史皆會平涼受岳節
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齊神武神武乃遣左
丞翟嵩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

魏書曰岳總大衆據關右憑強驕恣有不臣之心齊
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愚按魏孝武惡高歡專
擅故結岳圖之誰為不臣者收黨齊毀魏顛倒是非

乃爾

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斬岳幕中朝野莫不惜痛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三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武壯翟嵩復命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以王禮葬雍州北石安原子緯嗣保定中錄岳

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女

侯莫陳悅

愚按魏孝文業改侯莫陳為陳氏不知復何以復舊
查西魏文帝大統中命代人改姓者悉復舊而隋唐
間又或復或不復賀拔氏終為長孫萬紐于氏終為
于紇豆陵氏終為竇此故而不復者劉氏復為獨孤
尉氏復為尉遲此改而旋復者餘倣此

代人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

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為府長流參軍孝莊初除金紫光祿大夫爾朱天光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鄆州刺史榮死亦隨天光下隴西秦中除秦州刺史天光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應神武至雍州會爾朱覆敗雍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凸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之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

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時
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
高平城自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
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
文密許降至暮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馳云儀同有教欲
還守秦州拒賊復紿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
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晉嶶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
據門慰輯之悅部衆離散又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

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遁走數日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為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來一驟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中兵參軍豆盧光以悅黨共謀殺岳獨得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忽不復如常恨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益盧金城枹罕人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

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天也何據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瓊功除別將從爾朱榮入洛永熙中封安定郡公大統三年累遷至太師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吸扶風王孚等同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名文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為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後賢不力

戰先還名頗減五年卒于都督秦州刺史謚昭定賢於
諸公皆為文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

梁覽字景獻金城人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
部洛酋帥父釗河華二州刺史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
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得三千人
鎮河州從大軍平賊厯涼河二州刺史覽既為本州刺
史盛修甲伏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
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琊王皓策授許世為河

州刺史永熙中封安德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公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河橋之後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伏法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知文學乃身之寶也生世不學猶穴處耳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綸語嘗

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
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
名鎮將召補鎮左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
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
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
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
効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
清平理物甚得民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

侯莫陳悅宴語謂岳曰公慎之岳不從果及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史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為丞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姓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而宜斷之歛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

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秘器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守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保竇為大都督計關中諸賊咸陽大守韋遂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

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鴻賓索馬迎接復放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擒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方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入關敕周文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

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
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自供衣食麤弊而已死之日
鄉黨赴葬咸共痛惜鴻賓大鼻眼多鬢鬚黑而且肥狀
貌頗異凡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
昆季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
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
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
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孝明以鴻

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
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故三原縣為建中郡旌其兄弟
後爾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凡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
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
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
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
轉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
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

為西道之計駕西幸槧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潤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饑渴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鄉事平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擒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代

後國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
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爾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
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西討為岳
左廂都督孝武伐齊神武授朗閼內大都督及西入詔
朗為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
史初朗患積令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
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推云恨不見河洛清平
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褪床便氣盡贈太尉子鳳

位官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孝閔謀誅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
斯椿屢殘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所致也徵洽聞強記
以夔襄自任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
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
智樊子鵠侯淵等馳驅風塵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
罪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朱可知也

樊子鵠力抗高氏其忠矣乎顯智通逆淵反覆安可

一例論

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爾朱中乃結疑高氏太昌乃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冀闢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志勇克剪凶渠襍種畏威遐方慕義卒以勲高爵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

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俟莫陳悅
肆行殘惡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
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驚雲雷
毛遐兄弟致力經綸已弗朗展轉擾攘卒獲歸順美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六